

## 摘 要

《诗经》弃妇诗生动再现了先秦时代部分妇女不幸见弃的社会现实。(本文研究古代弃妇现象主要目的在于两点：一是此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现有的不尽如人意的多。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为当代婚姻关系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文首先回顾了历代弃妇诗研究的概况，向读者展现关于弃妇诗各个阶段价值评价的特点。古代研究重视对弃妇的道德评价，重视弃妇诗的教化意义，但文本的研究明显不够，也较少涉及文学层面。而现当代的研究较为系统，侧重文本的研究和文学性研究，但在对弃妇的价值评价上，又落入阶级分析法的窠臼。

然后，从文本与世界、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以及文本本体等角度剖析弃妇诗，指出无子、男尊女卑的婚制、经济地位的弱势等多重见弃的形式。文章还分析了弃妇诗的原型、意识流等艺术形态特征，并浅探弃妇诗的流变等。

**关键词：**弃妇诗 男尊女卑 意识流

## ABSTRACT

*The abandoned women's poem of the BOOK OF SONGS*, vividly reflected the truth of pre-Qin-Dynasty which women were unfortunately abandoned by their husbands. My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consist as below: firstly, many researches have few attention on *the abandoned women's poem*.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in existence is not well. The second place, the article mainly is about to offer good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which care about modern marriage.

The article firstly reviews all researches from the ancient to nowadays, and analyses them. In my point, the ancient researcher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value of the abandoned women's morality and *the abandoned women's poem's* education, but less of direct research and literary with the text. Modern researches are systematically, and attention more about the text and literary. The articles, however, mostly use class analytical method to *the abandoned women's poem*.

I endeavor to analyse *the abandoned women's poem* from text-to-world\text-to-author\text-to-readers\text itself directions. Failure of issue\women-being-humbly in marriage system\having no dominance on economy are abandoned reasons.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text with theory of Archetype and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discusses its influence.

**Key words** : *The abandoned women's poem* Women-being-humbly in marriag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 绪 论 《诗经》弃妇诗的界定与研究方法

《诗经》中的弃妇诗是宗周社会广大妇女悲惨命运的写照。弃妇诗产生的背景、根源、特点及影响大有重新探讨之必要。经典重读的意义在于，我们认识历史，是为了在今天的立场上更准确的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更好的认清今天，以便更成功的把握明天。这正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体现和特征。

弃妇诗的研究对于当下人口学中妇女问题的研究亦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妇女因生理等各种特征的影响愈来愈边缘化，逐渐被主流、中心地位所排斥，因而无法与男性平等的、均等的享受资源、信息、教育等。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为此开展了有计划的研究，从而使之成为近二十年来妇女问题研究的最前沿区域。中国亦正在和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合作，以实证的研究模式正在对贫困地区妇女的边缘化进行探讨。本篇也试图将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下现实关怀相结合，权作引玉之用。

《诗经》弃妇诗的系统研究还较少。目前国学研究前景与土壤，应是处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朝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sup>1</sup>此借梁公之言表明本文准备对“弃妇诗”做一些局部的研究。因时间等方面的限制，我们的研究在短期内未必有很大的突破或取得很新的见解，但若能为这些突破或见解做铺垫之功，也未尝不可。

首先我们来看看弃妇诗的界定：这个概念被频频使用，很少见到为它做一番界定的。是不言而喻，还是说不清楚，不得而知。恕笔者才疏学浅，至今仍未穷究出此概念的使用与定义之渊源处。与之相近的使用出处最早的，据现有资料，是在明朝戴君恩《读风臆评》中，见于其总论《氓》——“诗文之妙，多是以客代主，此殆有托而鸣者耳。勿作弃妇辞看。”<sup>2</sup>这与“弃妇诗”仅一字之差，惊人的相似。而在后来人看来，“弃妇辞”几乎和“弃妇诗”是同一概念。是语言的简洁而为之？还是当时已经有了按题材来划分或归纳诗作的认识？仅仅凭戴氏寥寥的批注术语，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儿“弃妇辞”是被当

<sup>1</sup>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东方出版社 1996年3月第一版 第3页。

<sup>2</sup> 《读风臆评》戴君恩 转引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诗经类部）经61卷 第239页 齐鲁书社 1997年3月第一版。

作一个特指名词出现的。它的意思显然是“弃妇所作之辞”。

窃以为，目前概念的界定存在以下的争议：一、什么是见弃；二、作者是谁。见弃应该有广狭之分，狭义上的就是婚姻的破裂和终结，通常表现为妇女被丈夫赶出家门等等；广义上的是情感上的见弃或遭冷落、疏远。那么后一种算不算弃妇？而习惯上，多数学者认为在先秦时期，弃妇不包括这类属于情感上的见弃的。这是与后来的关于见弃的认识有很重要的差别之一。第二，作者是谁的问题上，我们也参照建国以来多数学者传统的看法，即作者为弃妇本人，弃妇诗即“弃妇的诗”。

而某篇诗作是否为弃妇诗，仅仅根据诗篇的有限信息，目前还缺乏令人信服的统一判定。这是弃妇诗研究中最大的难题，是每一个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而对于国学基础相对薄弱的初学者而言，判定的难度则更大。我们比较统一的看法是，为了与上面的界定保持一致，选定了以下诗篇作为我们研究的文本：《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和《郑风·遵大路》等。另外，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情感上的失落、疏远也属于见弃。为了研究的便利和严谨，我们将《邶风·柏舟》、《邶风·日月》、《小雅·谷风》等纳入研究的参考范围中。

M·H·阿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文学四要素”说：“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认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我们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sup>1</sup>四要素说最后形成了四个方面的文学研究方法，即：

（一）“文本与世界”方面，其中有社会历史研究法等；在“文本与世界”维度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的文学史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最大的特点是“确立了经济关系决定论的文学史模式”。<sup>2</sup>他将文学发展的最终动力归结为社会经济关系或生产力状况，认为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认为，基于此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其他的社会历史研究法深刻得多。故，通过弃妇诗，我们得以窥见宗周时代的社会、历史、习俗等，了解“弃妇诗”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及

<sup>1</sup> 《镜与灯》【美】M·H·艾布拉姆斯著 郇稚牛、张照进、董庆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12月版 第5页。

<sup>2</sup> 《文学史哲学》陶东风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5月第一版 第81页。

背景。当然，了解愈深，我们对弃妇诗的理解愈深。

(二) 在“文本与作者”上，有传记研究法、原型研究法等。社会历史与文本、世界等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定中介而作用与反作用的。而作者就是重要的中介。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人格、风格等来诠释、研究文本及文本中的人物等，或依据文本及文本中的人物来揣测和研究作者的创作意图、风格和主题等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弃妇诗的作者的确切身份已经无法考证，我们重点依据文本来研究弃妇的心灵历程、对社会和命运的认识等。

(三) 文本的本体研究，像符号学研究法等。建国以来，我们对文本（弃妇诗）的情节、结构、艺术性等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很大的成绩。故本文不再赘述。要说明的是，在论文的前期准备中，已有较详细而坚实的文本细读。

(四) 在“文本与读者”上，既有接受美学，又有文本的影响研究。而实际上，这个“读者”有广狭之分。狭义上指的是处在历时层面上的所有的读者，尤其是当今的读者；广义上则还包括所有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文学创作等。我们在研究史部分重点介绍历代研究者的“接受”成果，另外还从文本的自发影响和文论的强制影响谈“接受”方面的粗线条的流程。

文学研究的实际告诉我们，对某一主题、某一领域的研究往往是多层次的、多角度的，即立体的研究。像我们对弃妇诗的研究，这四个方面不是绝然分开的，它们彼此之间是互相渗透的。像原型理论，就和其他几个维度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即原型理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他认为“原型”乃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我之所以选择‘集体’的这个术语，因为无意识的这一部分不是个体的，而是普遍的；同个人心灵相比较而言，它或多或少地具有在所有个体中所具有的内容和行为模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构成了一个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而且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人的身上。”<sup>1</sup>荣格还认为：“人生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这些经验由于不断重复而深深的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之中。”<sup>2</sup>而加拿大的学者弗莱则对“原型”作了发展：“原型即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sup>3</sup>只要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原型”。那么，“原型”理论的作用是什么呢？弗莱认为：

<sup>1</sup> 荣格《四个原型》，伦敦，1972年版，第3-4页。转引自《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胡经之、王岳川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117页。

<sup>2</sup> 《荣格文集》英文版，第8卷，第137页-138页。转引自《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第118页。

<sup>3</sup> 《批判的解剖》，弗莱著，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99页，转引自《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第114页。

“探求原型，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学上的人类学。”<sup>1</sup>原型理论是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文学的题材、结构、情节、主题等，将横亘在人类现存记忆与远古文明之间的鸿沟打通。

本文拟采用四个维度上的研究法对“弃妇诗”进行“重读”，但限于学识及占有资料的限制，主要把重点放在“文本与世界”和“文本与作者”上。

---

<sup>1</sup> 《文学原型》，弗莱著，转引自《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第 115 页。

## 第一章 研究史概述

古代主要是注释型的经学研究。现代则呈现多元研究。但就弃妇诗而言，现代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探究弃妇悲惨命运的原因；二、分析或挖掘弃妇的人物形象、心理特征、性格比较、悲剧意义等。艺术性的研究较古代有很大发展。在社会历史层面的挖掘上，更为充分、深刻。虽然系统研究不多，但总体上看，研究的大局感较强，且理性色彩是前人无法比拟的。

不足之处在于：一、以探究弃妇的成因为例，其见弃有各自具体原因、直接原因、根本原因。而现代的研究或以根本原因代替直接原因和具体原因，或深究具体原因，而以偏概全。二、对文本的社会历史层面的阐释多，立足文本自身的研究少。或以历史直接解读文本，或以文本剥离历史。三、从渊源的角度出发谈弃妇诗作的流变的较少。四、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的少。

以下是我们对历代弃妇诗研究的梳理。

### 第一节 汉至唐：以社会为主流价值评判

汉代诗学以通训诂、重考证闻于后世。重要的著作有：《毛诗诂训传》及《毛诗序》，郑玄的《毛诗传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等。

在所认定的弃妇诗中，只有《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在汉学阶段被认定为表现见弃。略有不同的是，郑玄的《毛诗传笺》（以下简称《郑笺》）和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以下简称《孔疏》）认为还包括《小雅·我行其野》。而其他的几首诗篇，如《邶风·日月》则被认为只是涉及了见弃的事实，而并非是在表现见弃现象。但，至于《谷风》等三首诗篇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判定其主题就是见弃，无论《毛诗序》还是《郑笺》《孔疏》都没有很充分的说明。

而且，他们也并不认为弃妇诗的作者就是弃妇本人。以《谷风》为例，《毛诗序》认为：“刺夫妇失道也。”<sup>1</sup>一个“刺”字表明作者的身份应该不是弃妇本人。《孔疏》则更明确：“作《谷风》诗者刺夫妇失其相与之道，以至于离绝。”在弃妇诗的作者是谁的问题上，汉学基本上都认为是诗人代弃妇而作。之所以能取得一致，原因在于：《毛诗诂训传》、《毛诗序》建立的评价标准，即以是否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来衡量丈夫弃其妇人的行为的标准没

<sup>1</sup> 《毛诗正义》，孔颖达著，《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出版，第303页。下引此书，版本同此，不另注。

有改变。像《氓》之《序》曰：“刺时也”；像《中古有蕘》之《序》曰：“闵周也”。“刺”、“闵”等字已经基本奠定了诗作的主观评价的方向。显然这与《郑笺》和《孔疏》在训诂上精细入微，而在对诗之主旨的评价上大致遵循旧说有关。

不同的看法是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它认为：“齐说曰：氓伯以婚，抱布自谋，弃礼急情，卒罹悔忧。弃妇自悔恨之词。毛以诗为他人代述，亦可通。”<sup>1</sup>

汉学阶段对弃妇诗的研究除了非常翔实的训诂考证之外，主要针对弃妇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诗篇的主要创作目的等作了比较细致的阐释。如《谷风》之《序》认为：“卫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又如《氓》之《序》认为：“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而《郑笺》认为：“於是时国之贤者刺此妇人见诱，故吁嗟而戒之鸠以非食菘，犹女子嫁不以礼”，“士有百行，可以功过相除，至于妇人无外事，维以贞信为节。”《孔疏》则认为：“色衰乃相弃，其中或有困而自悔而弃其妃耦者，故叙此自悔之事，以风其时焉。美者，美此妇人反正自悔，所以刺当时之淫佚也，复相背弃。”综上可以看出，研究者主要从诗作的社会道德意义出发，对弃妇的不幸所产生的“美”“刺”价值则予以肯定。但需注意的是，汉学阶段对弃妇个人的行为还没有道德上的评价。在解释弃妇见弃的原因，他们多把此归结为外部原因。如《中古有蕘》——“有女遇凶年而见弃，与其君子别离，慨然而叹。”甚至，还认为是男子的责任，如《谷风》——“此指刺夫接其妇不以礼，是夫妇失道，非谓夫妇并刺也。”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汉学阶段并没有把见弃的责任全部归结于弃妇一个人。总体上看，他们解决的是一个弃妇诗反映了怎样的一个社会现实以及弃妇诗能够对社会历史有何作用的问题。并不去穷究和关注弃妇本人的命运，而是着眼于诗作在社会习俗上所产生的伦理意义。

## 第二节 宋代：以个人道德为主流价值评判

宋代的主要《诗经》学著作有：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朱熹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和王柏的《诗疑》等。

在宋学前期，弃妇诗中有这样几首诗篇是被认定为涉及了见弃的主题：《谷风》、《氓》、《中古有蕘》，如范处义的《诗补传》等。但朱熹将范围扩大到以下篇目：《邶风·日月》、《邶风·谷

<sup>1</sup>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吴格点校，第290页。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

风》、《氓》、《中古有菴》和《遵大路》等。

但这并非宋学的特别之处。与汉学相比，变化最大之处在于：

虽然朱熹们的论述也涉及过诗篇的社会背景，但这并没有成为他们的最主要的评价标准。弃妇的道德、人格等被纳入到这些理学家的重点评判的范围。苏辙《诗集传》评论“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一章时认为：“托买丝而就之谋为淫乱也。”<sup>1</sup>显然是对“氓”的道德行为的评价，还没有针对弃妇。而朱熹认为：《氓》——“淫妇为人所弃……”<sup>2</sup>；《遵大路》——“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袪而留之曰……”对此他在《朱熹辨说》中还认为：“此为淫乱之诗”。<sup>3</sup>他指责弃妇为“淫妇”，很明显把过失、错误归结为弃妇一人所为。在《氓》中，他强调了贞节对于妇女的重要——“主言妇人无外事，唯以贞信为节，一失其正，则无足观尔”，“盖一失其身，人所贱恶”。他还阐释了《氓》中的弃妇不被其兄弟接纳的原因：“盖淫奔从人，不为兄弟所齿，故其见弃而归，亦不为兄弟所恤。”在《谷风》中，他谈到：“盖妇人从一而终，今虽见弃，犹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赞赏从一而终的做法，也就很自然的将淫奔之事贬斥有加。王质的《诗总闻》认为，之所以圣人保存下《氓》是因为：“此妇人之合，虽非正，然犹求媒；虽犯礼，然犹记善言。恐啞其笑者，即向之于啞者也。失行之妇人如此可愍，而不可绝。况其终有悔辞。此圣人所以存之。”<sup>4</sup>后来的王柏干脆将包括弃妇诗如《氓》在内的涉及爱情主题的诗篇统统斥为“淫诗”，主张加以删除。可以说，弃妇诗被斥为淫诗，对弃妇的评价立场发生转移（由原来的中性转向斥责）乃宋学有别于汉学的一个特色。

宋学多认为弃妇诗的作者就是弃妇本人。王质《诗总闻》认为《谷风》——“妇人承夫命出有所营，当是夫厌薄妇，以此为端，而稍远之，且稍苦之。登途而值风雨，触景兴怀，然其辞皆理正情长，度其曲在夫也。”他认为此诗为弃妇在归途中触景生情之作。他认为《氓》为弃妇“历数之辞”。朱熹则更直接：《日月》——“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以诉之。”<sup>5</sup>《谷风》——“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氓》——“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悔恨之意也。”《中古有菴》——“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妇人览物起兴，而自述其悲叹之辞也。”

<sup>1</sup> 《诗集传》苏辙著，《四库全书》本，第70卷，第347页。

<sup>2</sup> 《新刊四书五经·诗经集传》朱熹，中国书店，1994年5月第一版，第40页。下同此版本，不另注。

<sup>3</sup> 《诗序 毛萑传述 朱熹辨说》，转引自《丛书集成》，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第17页。

<sup>4</sup> 《诗总闻》王质著，《四库全书》本，“诗经类部”，经72卷第486页。下同，不另注。

<sup>5</sup> 《新刊四书五经·诗经集传》第19页。

文学性的研究开始起步。或注意到相同意象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含义，如范处义的《诗补传》在论《谷风》时认为：“诗人多以风雨喻乱世，如《风》、《雅》两《谷风》。其一为夫妇离绝、国俗伤败而作，其一为天下俗薄朋友道绝而作。……观夫妇离绝之诗，‘谷风’之下继之‘以阴以雨’。朋友道绝之诗‘谷风’之下则继之‘维风及颓’，皆乱世忧懼之气象。”<sup>1</sup>将两首《谷风》中相同的“风雨”意象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研究，这是最早的出处之一。可见，元明时期对两首《谷风》以及《谷风》与《氓》的比较研究较发达的原因与此相关。或把包括弃妇诗在内的“国风”诗篇当作“里巷歌谣之作”，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学的本来面目，如朱熹。将弃妇诗作者都认定为弃妇本人之作，增强了对弃妇的命运探究、分析弃妇的性格和形象、剖析弃妇内心情感等这些具体的研究。

斥弃妇为淫妇虽然是针对弃妇个体的道德评价，但实际上和汉学把弃妇诗当作美刺的工具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同样都是出于政治教化的目的。宋学的立足点仍然是儒家伦理道德、宗法和礼制等，与汉学并无多大的区别。但，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宋学对弃妇诗的研究主要是以对个体的道德、人格等作为主要的价值评判对象。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将弃妇诗的作者当作为弃妇本人的认定也是服从这种价值评判的需要的。

### 第三节 元明：宋学余绪而文学性研究张扬

从经学上讲，元明属于宋学余绪。而专门把元明时期当作一个章节来谈，是因为该时期文学性研究比较繁荣。

在元代，刘瑾的《诗传通释》、梁益的《诗传旁通》、朱公迁的《诗经疏义会通》等是《诗经》学的研究著述。但他们绝大多数是宋学的延续，“墨守朱注，使《诗》学研究在总体上呈现每况愈下的衰微状态。”<sup>2</sup>不过，经学上的碌碌无为并没有掩盖住他们在弃妇诗文学性研究的一丝亮色。

首先，对相同主题的作品进行比较。刘瑾的《诗传通释》在《氓》的按语中认为：“此诗及《邶·谷风》者皆弃妇所作。故其辞意多同。桑之黄陨即泾浊之色也。食贫靡劳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于暴戾即‘有洸有溃’之意也。偕老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予于毒也。厌则‘宴尔新婚，以我御穷’，则其过今在夫；‘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则其过昔在于己。今之过在于夫，故可责其不念之来墜；昔之过在己，故终于自悔昔者之‘不思其反’。

<sup>1</sup> 《诗补传》范处义著，《四库全书》本，第72卷，第64页。

<sup>2</sup> 《诗经要籍解题》之“前言”部分，蒋见元、朱杰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版。

此诗自悔之深固不得如《谷风》归怨之深也。”将二者进行内容上的比较，已经具有主题学上的研究雏形。

其次，注意对弃妇诗的章节之间的联系把握。如朱公迁的《诗经疏义会通》评点《谷风》最后一章：“此章又承上章，而怨其有始无卒也。”<sup>1</sup>在《氓》的第二章，他认为：“已上二章皆述其初奔时事，以起怨悔之端。”（同前，第145页。）”接着，他对全诗作了总结：“一章约奔，二章遂奔，三章悔奔，四章旋反在道而怨之深，五章被弃归宗而怨与悔俱甚，六章思其始奔而悔无及也。”在研读文本基础加以概括，为前代少有的。刘玉汝的《诗瓚绪》亦类似。他在论述《谷风》时也谈到章节的联系以及文本的结构：“谷风一章大意不出于首章，其次章、三章则终首章后段之意，四章以下则终首章前段之意。诗于首章略见一篇大意者，长篇长章间有此体，盖亦自然之势也。”“五章承上章，章断意连，惟长篇长章间有此体”；“末章亦承上章，言昔育既育之意，亦章断意连。”<sup>2</sup>“章断意连”的见地很有功力。至少说明刘玉汝已经从文本中把握到弃妇诗的抒情特点：结构上的紊乱实际上是弃妇内心的各种复杂感受交织的反映，语无伦次的表达中反复折射的是弃妇的悔恨。

另外，还注意分析诗篇中的人物形象。如刘玉汝《氓》——“今观首章之意，淫奔之谋出于男子，始托事以入其谋，继诱之送而戒其愆，又伪怒以坚其约，及其再见则又假卜吉而迁其贿矣。既贪其色，又利其财，其狡险有甚于妇人也。”能对“氓”的形象作出如此活灵活现的描述，为前代少有的。在此，不仅评价的立场发生变化，而且给诗作因语言简洁而留下的艺术空白进行了想象填充，属于再创作了。

明代的经学同样空疏，这在历史上早有定论。<sup>3</sup>但文学性研究则超越了前代。

他们涉及了对文本风格的研究。如朱善的《诗解颐》论述《谷风》：“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sup>4</sup>“不迫”的确如此，但“有序”未必然。万时华的《毛诗偶笺》在注释《谷风》时说：“情词婉恻沉痛，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令人欲绝”。<sup>5</sup>

或者以自己的主观感受出发，揣摩诗中情，臆诗中之旨，如戴君恩的《读风臆评》。他评《氓》之“自我徂尔”到“二三其

<sup>1</sup> 《诗经疏义会通》，朱公迁著，《四库全书》本，第77卷，第119页。

<sup>2</sup> 《诗瓚绪》刘玉汝著，《四库全书》本，第77卷，第598-599页。下同此版本，不另注。

<sup>3</sup> 《诗经研究史概要》，夏传才著，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54页。

<sup>4</sup> 《诗解颐》，朱善著，《四库全书》本，第78卷，第191页。

<sup>5</sup> 万时华《毛诗偶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70卷，第547页。

德”章：“此景大自凄楚。”<sup>1</sup>评“三岁为妇”到“啜其笑矣”章：“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评《遵大路》：“相逢成一笑，相送还成泣。”评《中谷有蓷》之第三章：“凄然”。研究诗作的情感性特征是前代少有的。

对文本的结构、章节之间的联系以及节奏等，明代亦有研究。如戴君恩的《读风臆评》总论《氓》——“疏宕清活后乎此者与子瞻。”“疏宕”二字几乎穷尽弃妇诗的结构的全部特点了。季本的《诗说解颐》也对章节的联系有所注意。

他们还注意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剖析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如季本解释《谷风》之“何有何无，黽勉求之”——“盖乡邻之丧事之不可缓者，故急救之，以见当其无时不可不求也。此弃妇自叙平日勤劳以曲承夫意之事。”<sup>2</sup>“曲承”二字可以玩味。此或说明弃妇事其夫的不情愿，从而一改历代《诗经》学对《谷风》中女主人公“贤妇”的评价；或以此更见其夫之暴戾，倍显弃妇怨恨之深。季本评《氓》：“先有私期而不俱往，故男子以愆期而怒之。然女之意亦欲其假媒售正，因男子之怒，于是又恐失其欢心，遂与定为秋期。”将弃妇在当时的种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一一揣摩，比较细腻。

对相同主题或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戴君恩对此也很明确的表示：“以明其优劣高下及源远关系”。<sup>3</sup>如点评《中谷有蓷》：“《黍离》而后周无君矣。《中谷》之口既其离骚美人之悲乎？注却实认‘凶年饥馑、室家相弃’之作，是当与追蠡尚禹声同一姍笑，其音节亦似《离骚》。”戴氏评《遵大路》：“明是有情语耳。孟郊‘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正此意也。”另外，戴还提出“弃妇辞”这一个主题学上的概念。

在诗作者上，有部分学者认为诗的作者并非是弃妇。戴君恩解释《氓》时认为：“诗文之妙，多是以客代主。此殆有托而鸣者耳。勿作弃妇辞看。”在此，已经认识到代言体的存在。郝敬在《毛诗原解》中说：“风人美刺，鲜有直陈者。设身处其人之地，代为其人之言。心曲隐微，皆肖其人。所以为妙于性情而可风者，若谓弃妇自作，则微婉之致全失矣。”<sup>4</sup>他评《氓》：“此篇本刺而无一语讥诋，但代弃妇自言。”其实，自作他作均有理。但代言体（他作）的间接作用在于将诗人与诗中主人公分开，凸现了文学创作中的委婉特征和主题（见弃）的凝重感。这应该是

<sup>1</sup> 戴君恩《读风臆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61卷，第239页。

<sup>2</sup> 见季本《诗说解颐》，《四库全书》本，第79卷，第59页。下同此版本，不另注。

<sup>3</sup> 见戴君恩《读风臆评》，第68页。下同此版本，不另注。

<sup>4</sup> 郝敬《毛诗原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62卷，第185页。

对弃妇诗的创作手法的理论小结。

也有学者对相同意象或反复出现的意象予以总结。如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在阐释《谷风》时指出：“诗多以风雨喻暴乱。‘北风其凉’喻虐；‘风雨凄凄’喻乱；‘风雨飘摇’喻危；‘大风有隧’喻贫。”<sup>1</sup>

明代对弃妇诗的研究虽然在经学上没有任何建树，但在文学性上的研究是大大地超过了前人。万时华《〈诗经〉偶笺·序》说：“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sup>2</sup>这种观点恐怕能够代表整个明代研究《诗经》的态度和立场。他们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主题学、作品比较、人物形象分析、结构学以及情感研究等方面。在许多领域，是有开创之功的。只可惜的是，他们的研究一般都是散点操作，没有形成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研究。但，瑕毕竟不能掩瑜之美。我们理应给予重视。

#### 第四节 清代：价值评判多元化

价值评判多元是指，在清学阶段，整体上不再以某一价值评判标准来研究弃妇诗。既有汉、宋的继续，又有汉宋的融合以及独立思考的趋势。尤其是许多学者开始摒弃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见，出现综合研究和独立研究的趋势。表现在：

1、从诗的作者的判定上看：有避而不谈的，如王夫之的《诗广传》等；有认为弃妇自作的，如钱澄之《田间诗学》认为：《谷风》——“申培谓邶之良妇见弃于夫而作是诗”；<sup>3</sup>《氓》——“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悔恨之意”。也有认为诗人代作的，如姜炳璋的《诗序补义》认为：《谷风》——“一章统其全篇。夫妇失道，犹言夫妇之道也。诗人盖述弃妇之辞以刺之。”<sup>4</sup>

又，牟庭的《诗切》：“《氓》，咏奔女见弃复还也。”<sup>5</sup>还有的并不对作者的问题作统一认识，而是具体篇目具体分析。如严虞惇《读诗质疑》认为《氓》为“奔女自悔”，<sup>6</sup>但认为《中谷有蓷》为诗人所作。但也有人认为诗的作者可以是弃妇，也可以是“诗人”。方玉润认为《江有汜》也属于弃妇诗。他认为：“商妇为夫所弃而无怙”，“此必江汉离人远归梓里，而弃其妾不以相从……妾乃作此诗以自叹而自解耳。”<sup>7</sup>但方玉润又认为：“否则诗人托

<sup>1</sup> 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四库全书》本，第81卷，第710页。

<sup>2</sup> 转引自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1979年8月第一版第9页。

<sup>3</sup> 钱澄之《田间诗学》，《四库全书》本，第84卷第436页。

<sup>4</sup> 姜炳璋《诗序补义》，《四库全书》本，第89卷第57页。

<sup>5</sup> 牟庭《诗切》，齐鲁书社，1983年9月版，第656页。

<sup>6</sup> 严虞惇《读诗质疑》，《四库全书》本，第87卷第64页。

<sup>7</sup> 方玉润《诗经原始》，李先耕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第112页。

言弃妇，以写其一生遭际沦落不偶之心，亦未可知。”（同前）判定上的矛盾，却反映了研究者的谨慎。这种认识比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作者是谁要相对成熟和科学。

2、从对弃妇的个人道德的评价上看：钱澄之《田间诗学》认为《谷风》：“申培谓邶之良妇见弃于夫而作是诗”；认为《氓》的弃妇为“淫妇”；而对《中谷有蓷》的弃妇则寄寓了同情，并没有给予评价。这基本上代表宋学的看法，即将《谷风》中的弃妇在见弃后仍有望夫之意加以赞赏，而斥《氓》中的弃妇为“淫妇”。但，也有持汉学的观点的，如严虞惇和牟庭将《氓》中的弃妇当作“奔女”看。而在后期，多数直接称呼女主人公为“弃妇”，而不言弃妇的道德评价。如范家相《诗瀆》认为《谷风》——“卫有弃糟糠之妻而恋新婚者，诗人述弃妇之言而深恶之”（道德评价的方向转向男子）；<sup>1</sup>《氓》——“诗人述弃妇之言”。

3、对诗的创作动机上看：汉学一般认为弃妇诗的目的为“美”或“刺”，即认为《谷风》是刺夫妇失其相与之道，《氓》则为美妇人能反思自悔而刺当时淫佚之风。如姜炳璋认为：《谷风》——“一章统冒全篇，夫妇失道，犹言夫妇之道也。诗人盖述弃妇之辞以刺之”；《氓》——“此诗借弃妇之辞，为失身败行者写照，后序夹杂难通”。而宋学呢，由于认为诗乃弃妇本人自作，故多将创作动机归为“淫妇”叙述悔恨和悲叹，如钱澄之。但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像严虞惇认为《谷风》乃刺“夫妇失道”，但将《氓》作“奔女自悔”。还有将创作动机的外延扩展的。如方玉润则认为《氓》“此与《谷风》相似而不同：《谷风》寓言，借弃妇以喻逐臣（注：方玉润仍将此篇作“弃妇辞”看。）；此则实赋，必有为而作”。“特其事之足以为戒，故见诸歌咏，将以为世劝焉。”（同前）皮锡瑞在《论风人多托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辞》（《经学通论》）中认为许多风诗虽言男女事而实际上多有所寄寓。

4、从对弃妇见弃的形成原因的解释看：一般认为《谷风》中的弃妇是因为故夫恋于新婚而见弃的，《氓》中的弃妇则是因自己年老色衰，而《中谷有蓷》乃凶年饥馑导致妇女见弃的。而清人多有不同。如姜炳璋认为《谷风》——“六章‘以我御穷’，悽绝觉鸟尽弓藏，千古同慨。洸溃是形容武怒之状，田舍翁多收榭麦，其对妻子便有此种意气。汉光武帝所谓富贵易妻是也。”认为见弃之由为故夫富贵变心，与前人有所不同。范家相认为《氓》——“此妇之奔方三岁，而颜之衰旋比于桑之落者，作劳故耶？亦所迁之贿已尽，食贫在室，以致如是耳。彼男子之‘来

<sup>1</sup> 范家相《诗瀆》，《四库全书》本，第88卷第593页。下同此版本，不另注。

即我谋’，非贪色盛，亦利财多。财色去而爱弛；可不戒欤？”在此之前，对《氓》之弃妇的见弃之由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根据文本自身的信息判断为颜色衰老；另一种则是认为故夫的爱弛或财尽所致。前者乃多数人的观点，无论汉宋。后者在宋学多见，如欧阳修《诗本义》中就认为：“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时”。<sup>1</sup>实际上，两种见弃之由并不矛盾，相互是关联的。范家相的“财色去而爱弛”的解释就是二说的综合。

在清学阶段，不再是一种声音统治整个学术时期。当然，多元化并非几种声音的简单组合或拼凑。综上可知，清人不再盲从于一种流派，不再把某一种价值评判绝对化。尤其是朴学的兴盛，折射出清人研读文本的研究作风。这使得在文本细读上的研究成为可能。清人在这方面体现出来的独立研究精神正是价值评判多元化的基础。

清学也很注意文学性的研究。如文本结构的研究是比较突出的。姜炳璋认为《谷风》——“不宜有怒，提出怒字，正为上下两截作转。”<sup>2</sup>“以‘昔者来墜’陡然收住紧在一念字，盖追顾初念，最能动人。其望之深矣。”另外，认为《氓》——“一章有所托而谋，谋而许，许而送，送而下文复思其来。曲折之甚。……三章……此章承上起下作转掩。”陈奂《诗毛氏传疏》在对《中谷有蓷》第二章的疏中认为：“诗三章，第二章与第一章同意，传于第二章，即承第一章立训……”<sup>3</sup>当然，这还属于对章节之间的联系的研究。方玉润在对《氓》的“眉评”中认为：“【一章】直起，与‘昔有霍家奴’同一起法。订约。【二章】怀想一段。落到和谐。【三章】色盛见怜一段，已有悔意。色衰爱弛一段，归咎男子。【四章】历叙劳苦，反遭见弃，自怨自艾，如泣如诉，情至之文。【五章】跌宕语，极有致，付之一叹。”<sup>4</sup>将诗作的风格和情感上的研究也融入到结构的梳理之中，而且概括精当。

对情感的研究也有涉及。如方玉润在《氓》中很注意这一点：“媒若果至，则秋以为期焉，未必不可也。夫事既有约，则心自难待。迟久不至，则必至乘垣以相望。不见则忧，既见则喜，亦情之所容己者。女殆疾呼情焉者耳。故其自叹，则以桑之荣落喻色之盛衰，以见氓之所重在色不在情，己又未免为情所累，以致一误再误，至于不可说。转欲援情以自戒，则其情愈可矜己。”可以看出他尽力在文本中把握弃妇的情感流程，试图再现心绪的

<sup>1</sup> 欧阳修《诗本义》，《四部丛刊》本，第三编。上海书店印行。第7-9页。

<sup>2</sup> 姜炳璋《诗序补义》，第57页。下同此版本，不另注。

<sup>3</sup> 陈奂《诗毛氏传疏》，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6月版。第11页。

<sup>4</sup> 方玉润《诗经原始》，第180页。下同此版本，不另注。

复杂跌宕的变化。又，“淇水悠悠，亦尚有岸；原隰浩浩，未始无涯。斯人也乃恻然相弃也！予至于是，予只不思耳。使其思之，岂尚至是？‘亦已焉哉’，尚何言哉？虽然口从言己，心岂能忘？”这已经属于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作家情感研究。

清学也对《谷风》与《氓》作了比较。如姜炳璋训《氓》：“先儒云《谷风》说来都是德，此说来都是情。又《谷风》节节是哀怨，此节节是供牒，故同见弃，同一勤劳，同一悲怆。彼首章曰：‘德音莫违’，贞也。此首章曰：‘子无良媒’，奔也。”比较的范围涉及了两诗的主题、风格、情节和价值评价等。

### 第五节 现当代：研究视角多样化

与古代《诗》学不同的是，现当代受西方的影响，眼界逐渐开阔，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在“文本与世界”这个维度上，整体上的研究注重弃妇诗所产生的社会、阶级和文化根源。如余冠英在《诗经选》“前言”中谈及了对“弃妇诗”的总体看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劳动阶级的妇女和男子比较起来地位更低，她们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些，在恋爱问题上也并不例外。历代的弃妇诗便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个情况。”<sup>1</sup>从社会的等级和男尊女卑的角度分析弃的成因，是前人少有的。陈铁键的《诗经解说》认为：“古代阶级社会里，妇女受神权、族权、夫权和礼教的迫害，婚后生活幸福者少，痛苦者多。《邶风》中的《谷风》和《卫风》中的《氓》，就揭露了在两千余年前封建社会初期的春秋时代，劳动妇女在重重压迫之下所遭受的悲惨命运。都是‘弃妇’之作。”<sup>2</sup>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曰：“周代，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意，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这一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使得很多妇女难逃厄运”。<sup>3</sup>以上三家分别代表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对弃妇诗研究的基本评价方向，比古代对弃妇诗的就事论事式的研究要深刻得多。从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和等级差别上来看待弃妇诗，是前人无法企及的。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注重弃妇诗所折射出来的婚姻习俗的。如吴培德在《〈诗经〉中所见婚制与婚俗》从婚姻关系从属于血缘关系这一民俗观念入手，指出不合理的婚制和男尊女卑导致了弃妇诗的产生。（见其《诗经论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1

<sup>1</sup> 余冠英《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第一版。第19页。

<sup>2</sup> 陈铁键《诗经解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第189页。

<sup>3</sup> 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111页。

月版。)也有分析见弃的具体原因的。毛忠贤教授的《“弃妇诗”中妇人被弃原因解》则认为《氓》、二《谷风》中的弃妇是因为无子而见弃的。<sup>1</sup>但,怎样结合文本对弃妇诗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习俗、见弃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等进行综合研究,还比较少见。

第二,在“作者与文本”的维度上,研究者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或分析弃妇的形象特征,如陈铁骥认为:“《氓》和《谷风》都是铺叙成分很大的抒情诗,但有较鲜明的形象”,“诗中人物,形象鲜明。女人纯朴、热情、勤劳、善良”。(《诗经解说》,第 196 页。)邸艳姝、李金坤在《〈诗经〉中弃妇诗初探》中把弃妇分为“敢于痛斥,勇于决绝”、“恨中有爱,痴情恋旧”、“忧生嗟叹,悲哀自悼”三种类型。<sup>2</sup>

或揭示弃妇内心的情感变化,如李中耀在《从〈诗经〉五篇弃妇诗看内心展示和个性刻画的关系》中论述《中谷有蓷》时说:

“这首诗对人物思想感情的表现和对内心世界的刻画已较《郑风·遵大路》进了一步。它写出了人物的三种情感状态:由哀而生发的叹、啸、泣,它表现出了弃妇被弃的哀痛中因想到‘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而产生的深深的自怨和自愧”<sup>3</sup>袁梅在《邶·谷风》中认为:“诗意微婉动人,一唱三叹,怨怒与痴情交织,余哀未尽,慷慨长恨。”<sup>4</sup>一般说来,当代对弃妇的形象的把握和分析,对其错综交织的心理的剖析,以及揭示女子对社会、命运的认识等作家研究方面都是古代无法比拟的。

心理学的传入使得学术研究更加理性化。孔慧云的《〈诗经〉中的思妇、弃妇及其诗作特色》认为:“《诗经》中的弃妇于孤独中发现‘自我’”,“如果说《诗经》中的思妇们曾经用饱蘸感情的笔抒写丈夫,达到‘忘我’的程度的话,那么,弃妇们是在被弃的孤独中发现了自身。……如果给弃妇诗中的‘我’字作一个统计的话,我们会发现其用次之多越是思妇诗的三倍。……从如此频繁地使用‘我’中,使我们看到弃妇的视线的转移,心态的变化。她们的脚步已经迈出思妇诗‘忘我’的境界,可惜的是她们依然不能也不可能跨越周代宗法道德设下的重重羁绊。”<sup>5</sup>注重对弃妇的心理研究是值得借鉴的,但仅仅是术语的拷贝未必就能开创一个新的领域。

第三,文学性研究得到长足进步。诗篇的艺术特色是大家关

<sup>1</sup> 《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诗经学会编,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6月第一版。

<sup>2</sup>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3期,第62-63页。

<sup>3</sup>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62页。

<sup>4</sup> 袁梅《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0年12月第一版,第148页。

<sup>5</sup>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95页。

注的重点。如袁梅在《氓》——“本诗叙事和抒情相结合，运用了回忆倒叙手法描述这人间悲剧的前后过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钱锺书《管锥编》则极力赞叹《氓》之艺术性——“按此篇层次分明，工于叙事。‘子无良媒’而‘愆期’，‘不见复关’而‘泣涕’，皆具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之致。”<sup>1</sup>

孙青专门撰文《〈氓〉和〈谷风〉比较》，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思想意义的比较。他指出《谷风》“倾诉了妇女遭弃的痛苦，表白女子的无辜，但她的软弱、绝望，对丈夫的留恋、幻想，削弱了本篇的思想意义，停留在对喜新厌旧的男子的谴责上，而未能更深层地指出造成妇女命运悲剧的根源……”<sup>2</sup>他认为《氓》的批判力度更强，而且揭示了女子悲剧的根源，并表现出女子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从思想意义的角度进行比较是古代没有涉及的。孙青的认识也基本是多数学者在这个方面的认识的一个缩影。二是人物性格比较。他认为《谷风》中的弃妇是柔顺软弱、逆来顺受，而《氓》中的女子是刚强的、有胆识、能吃苦耐劳、忠贞善良。这实际上是对弃妇的价值评价，一个大大的不同于古代的评价。这也基本代表当代人的看法。第三是表现手法的比较。他认为：“在表现手法上总体来看，《氓》叙事较多，有完整故事情节；《谷风》侧重抒情与议论。《氓》在结构上更讲究文章之法——起承转合。……《氓》的感情起伏比较大……《谷风》诗平实凝重……《氓》诗刻画人物采用对比手法……”与古代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看法是较为系统的、完整的，而且使用的是现当代的批评概念和术语。

主题学的研究在中国倍受重视。【美】王靖献认为套语在《诗经》中运用的很多，在弃妇诗中主要是两种：一是以谷风为套语，二是以采集某种植物为套语。其各自的作用是“引出主人公各自的哀怨”和“成为一种艺术上不具有灵活性的表现方式”。<sup>3</sup>他将该主题作了一个概括：

- (1) 以“谷(风)”作为“兴”句的要素；
- (2) 回忆我甘心情愿来你家为你生儿育女；
- (3) 以过去当你处于困境时我所受之苦，与今天当你日子好过之时我被遗弃后的凄凉相对照——也就是说，你对我感到厌倦了；
- (4) 你打发我回娘家，是因为你有了新欢；

<sup>1</sup>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一版。第93页。

<sup>2</sup> 《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四期，第40页。

<sup>3</sup> 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第120-130页。

- (5) 我到野外（或者登上山岩）去悲叹，假托在采集某种植物（可食用的或不可食用的）；
- (6) 对婚姻和谐的准则作概括性的叙述，有时还隐喻或明确告诫未婚姑娘。

他认为以上概括的主题的系列相关内容都以这种方式存在。无论研究的角度还是其结果都令人耳目一新。

陶东风、徐莉萍的《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认为：“弃妇，这一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产生了爱情文学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弃妇诗。在这一类诗中，《卫风·氓》具有代表性。诗中描写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子的悲苦命运，通过回忆的叙述手法，展现出爱情悲剧的过程”，“这首诗奠定了后来爱情文学中‘痴情女子负心汉’主题模式的基础。”<sup>1</sup>《氓》的确是这种模式的滥觞。这应该属于“文本与读者”中文本在创作上的自发影响的认识。陶徐二人还认为：“显而易见，男女不平等的意识首先成为两性关系的一个屏障，而家长专制无疑又使这原本就不牢固的关系又多了一个不稳定的危险系数。”这显然是对整个古代文学中的弃妇诗作的发生层面上上的一个整体认识。

对弃妇诗所产生的悲剧主题及其意义，现当代人也作了研究。像袁定坤《〈诗经〉婚恋悲剧的主题和审美特征》认为：“追求专一的悲剧，其矛盾冲突是在婚恋男女之间展开的。悲剧主人公承受的苦难不是来自外力的干预，而是来自对方婚恋过程中的负心和用情不专。这一主题的悲剧又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悲剧模式，一种是‘始乱终弃’的悲剧模式。”<sup>2</sup>这种悲剧的认识看来是针对女性而言的，实际上悲剧的发生是整个社会的婚制、道德、习俗和观念等造成的。

现当代的弃妇诗研究较之古代，在社会历史层面上的认识要更加深刻，但阶级分析法成为了建国以来最主要的价值评判方法，且呈现单一化的趋势。我们认为，一旦研究者不与主流价值评判保持疏远的距离，就很难真正地对传统加以反思和批判。当然在文学性的研究等方面，当代则大大超过了前人。

研究还表明，弃妇诗的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问题是作者是谁，即作者与“我”的关系问题，并且围绕这个问题衍生出几大问题：对作者的道德评价（当代则是阶级立场评价）、文本的创作动机及其意义、对作者的情感心理研究乃至文学特征的问题等。在汉学，一般主张是代言体，即是诗人代弃妇而作。在宋学，

<sup>1</sup> 陶东风、徐莉萍的《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第74-75页。

<sup>2</sup>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90页。

则认为弃妇自作。元明有认为是弃妇自作的。而到了清学，部分学者开始不轻易肯定是代言体或自言体，而是具体诗作具体分析。甚至有的学者还认为二者皆可。而在现当代，尤其是当代，绝大多数都将作者等同于弃妇本人。

关于代言与自言之争，廖群有专文论述。其在《“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中认为：“《诗经·国风》中那一批抒‘我’之情的作品，初为自言，在其传唱定篇的过程中，大都又经过了代言处理。”<sup>1</sup>她认为出现争议是因为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有不同的理解。最后，她认为这个问题的出现，是由于读者在接受层面上的主体性参与的结果。

---

<sup>1</sup> 《文史哲》，1999年第6期，第60页。

## 第二章 《诗经》弃妇诗产生的社会根源

中国文明到了西周时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故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诗经》是周代主要是西周的重要的文化史料，同样是我们认识和走近那个时代的文化视窗。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来探究弃妇诗产生的社会根源。

### 第一节 唯生育至上的婚姻实用观

因无子而见弃是先秦女子不幸的重要原因。后来还干脆把“无子”写进针对妇人的“七出”之中，列入礼法。像《大戴礼记》之《本命》篇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另，《公羊传·庄二十七年》何注：“妇人七弃……无子弃，绝世也；淫佚弃，乱类也；不事舅姑弃，背德也；口舌弃，离亲也；盗窃弃，反义也；嫉妒弃，乱家也；恶疾弃，不可事宗庙也”。在周代，无子见弃还未必被列入礼法，但在贵族中应有体现。

古人重生育，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婚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继嗣，即生育、繁衍后代，传宗接代。《礼记·昏义》说得很直接：“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盖继嗣居核心地位。若后世不继，宗庙安事？故孟子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人重视的程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一二。相传周制每年二月，天子与后帅宾御，祭高媒以求子。另外，从婚姻的禁忌原则看，如“同姓不婚”乃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婚姻原则之一。《礼记·曲礼》说：“娶妻不娶同姓。买妾不知其姓，不婚。”《礼记·大传》也说：“同姓从宗；合族属……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指的就是周代形成了同姓不婚的禁忌原则。

究其原因，多出于优生的考虑。《国语·晋语》：“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左传》昭公元年，公孙侨曰：“侨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否则将“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郑叔詹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长期的生产生活已经使人们部分地认识到同姓结婚的危害，同时也表明古人对生育质量的高期望值。

许多民俗婚礼多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要新娘多生多育，多生贵子。据芬兰学者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简史》介绍，在古代摩洛哥，“新娘被接往新郎住处时，或则骑母马，以求多儿

多女；或则骑种马，以求多生贵子。”<sup>1</sup>《诗经·周南·芣苢》中“采采芣苢”，指的就是类似民俗。古代妇女劳动时采芣苢以求子。闻一多对此解释为：“‘芣苢’之音近‘胚胎’，故古人根据类似律之魔术观念，以为食芣苢即能受胎而生子”。<sup>2</sup>芣苢，《辞源》认为：“草名。《本草》名车前子。亦称车轮菜。《诗·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传》曰：‘车前也，宜怀妊。’一说：‘芣苢’，木也。实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看来，古籍记载的芣苢有木本和草本两种，《周南》所写者实际上是车前草和车前子的统称。从“掇之”、“捋之”等动作来看，妇人所采的应是车前子。但无论哪种，都与生育有密切关系。像陆玕《诗草木虫鱼疏》云：“其子治妇人难产。”又《名医别录》曰：“车前子，养肺、强阴、益精，令人有子。”（《新编中医学概要》，220页。）这种药物观念，一方面固然与车前子有一定的利气滑降作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古代传说有关联。传说大禹母亲吞此草而生大禹。恐怕诗作中妇人采撷此草的主要目的在于良好的祝愿与祈祷吧。

在《诗经》弃妇诗中，《氓》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诗作。叙事成分相对较多，故其提供的有效信息也较多。通篇读来，感觉“可疑”之处较多。

其一，从各自的身份、地位来说，氓乃“抱布贸丝”的小商贩，而且住在女子所居住的城市的外面。另外，从“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可知“氓”和弃妇为青梅竹马。“信誓旦旦”，他们私下定情，互有誓约。“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说明两个人不经过媒人的撮合而私定终身，也间接地证明了他们双方的情感之深厚。但是，他们的居住地一个在城内，而一个在城外，是什么原因呢？而且二者的经济实力差别较大。氓，是和眚通用的。眚，《说文》认为：“田民也”。《辞源》曰：“田民，农民。”《周礼·地官·遂人》则说：“凡治野，以下剂致眚，以田里安眚，以乐昏扰眚，以土宜教眚稼穡……”其注曰：“变民曰眚，异外内也。”根据上下文可知，“变民”属于失去土地之人，沦落之人也。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中认为：“虽然《周礼》中有奴隶存在，但其中有广大的从事于农业的农民及封建贵族地主。这种农民在《周礼》中称作‘眚’，他们的地位高于奴隶，他们是授田的对象，他们是居于野的‘野人’。”<sup>3</sup>即在《国语》中晋公子重耳逃亡途中向一个野人乞食中的野人。

<sup>1</sup> 【芬兰】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简史》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第133页。

<sup>2</sup> 《闻一多全集》中《古典新义》三联书店 1982年版 第121页。

<sup>3</sup>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 1997年11月第二版 第189页

《氓》中的那个“蚩蚩”的“氓”的身份只是一个都鄙之野人。那为什么能与弃妇两小无猜呢？而弃妇当年出嫁之时，“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自己拥有数量较为可观的嫁妆，足见其家的经济实力非同一般。

有说法认为，氓曾经和弃妇是同一个阶层的，居住地很有可能都在都城之中。而之所以成为“野人”，原因不一而足。有可能是家道突然遭遇变故而中落的，也有与宗法封建制度有关，即在嫡长子继承制中长子往往继承家庭遗产的绝大部分，而其他子弟则被分封出去，只能支配少量的财产。此说基本可信。

其二，氓与“弃妇”有着较明显的经济和地位的差别，但仍走向了婚姻的殿堂。但后来的变故改变了一切。而其中的情感变化过于突兀，不合常情常理。

在诗作中，弃妇回忆了他们的初恋、婚后生活，处处充满悔恨。初恋时分，氓以贸丝为借口来商讨婚期。虽然氓无良媒，但还是答应“秋以为期”。氓既去之时，是她思念最苦之日。既见其复关，“载笑载言”。然而婚后的操劳并没有换来恩爱与体贴。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丈夫对自己竟然粗暴有加。昔日的诺言都不复存在，留给弃妇的是无尽无边的淇水。弃妇一再认为是自己的年老色衰而导致见弃的，以桑之润泽与黄陨来喻其颜色之变。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婚前的感情是真摯而深厚的。氓抱布贸丝的态度是“蚩蚩”。在汉学阶段，“蚩蚩”一般是作为“敦厚”解。从范处义《诗补传》开始就将其训为“无知之貌”或“笑嘻嘻的样子”，仿佛氓要么是傻笨无知，要么就是嬉皮笑脸，一副无赖的嘴脸。实际上这种解释是带有偏见或先入为主看法的。在回忆氓之求婚，弃妇的口气是平静而舒缓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一开头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氓当年求婚时的模样：以贸丝为名，来与我商量婚期。她自己也很清楚的记得自己送他，连到达什么地方都历历在目。思路何等清晰！而且还尊称氓为“子”。这一切表明：弃妇一开始并不可能就把氓斥责为“无知之人，懵懂之人”呢？因而我们也不能很随意就将氓定性为始乱终弃、喜新厌旧。再者，“匪我愆期，子无良媒”一句表明：他们商量婚期已经不止一次。只是因为当时已经有“媒妁之言”的社会压力，才使女主人公犹豫再三。她的犹豫还表现在：“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她在回忆时特意提及此事，悔恨之意是不言而喻的。《礼记集说》曰：“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原来，卜筮的使用实际上是当事人思想犹豫之间接表达。

这说明当时“媒妁之言”等礼法已经比较深入人心，至少渗透到贵族阶层。即使在这样强大的压力面前，女主人公仍然选择了氓，能够表明两个人的情感之深厚、坚实。

全诗情感抒发的转折点出现在弃妇对婚后生活的回忆上。一言及此，弃妇的悔恨之意顿时达到高潮。她通过桑叶之润泽与黄陨来比喻自己的年轻美貌与容颜憔悴之时。既感叹自己年纪轻轻就陷入情感太深、太执迷不悟；又扼腕婚后操劳却换不回丈夫的专一与忠心。在这里，弃妇指责氓的“贰其行”、“二三其德”，认为见弃的原因在于丈夫嫌弃自己年老色衰。“淇水汤汤，渐车帟裳”，读者的视线随着她的视线忽悠一下回落到眼前：她正在归家的路途中。而浸湿她帟裳的淇水，正是当年她送氓的地方，这曾是他们爱情的见证。物犹是而人亦非，不禁触景生悲！此处悔恨与悲愤达到极至，积郁的情感因宣泄而暂时得以平衡。婚后的一点一滴再次历历在目：“夙兴夜寐”的操劳，却丈夫的态度越来越糟糕，“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最令她伤心还在于，自己的处境得不到家人（兄弟）的理解，等待她的只有“啜笑”。唯暗自神伤。悲伤中，情感又开始激发。昔日的誓约：“及尔偕老”浮现于眼前，而今只有怨怒。淇水尚且有边，隰地尚且有岸，自己的痛苦却无穷无尽！曾经青梅竹马，曾经信誓旦旦，而今俱往矣！思维跳跃，不复成章，足见其内心痛苦不堪。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善良、勤劳的女子见弃的呢？真的就是她自己言说的年老色衰而遭遗弃的吗？或者有人认为氓是纯粹出于谋取女子的钱财嫁妆。答案是并非如此。弃妇在回忆氓求婚之时，反复表现的是自己的犹豫（“匪我愆期”、“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这种犹豫不是她对自己的情感的怀疑，也不是对氓的真诚与爱情的怀疑（如果是的话，那她就不会违背礼仪而私嫁与氓），而是在当时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的一丝顾虑与后怕。顾虑的是自己无法取得婚姻的合法性，后怕的是自己的选择将得不到礼法的约束与保障，因而家庭是否幸福就更加无法预料和未卜。而与她相对的是氓的态度：“匪我愆期”表明他们已经商量婚期达数次之多，因此他所考虑的仅仅是婚期的及早来临。憨厚、急切、考虑较为简单直接，倒与他的身份比较相符。而女子的犹豫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女子居住在城内，从其“嫁妆”可以看出她出身较为富贵。而她最终违礼而嫁，说明当时礼法的约束力还不足够强大，或者与家人的约束力不够有关联，例如，季本《诗说解颐》认为：“言兄弟必无父母。前章所言‘贿迁’者乃父母所分之私财也。”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跨越门户与阶层而相结合的感情基础多半是很坚固而深厚的，因而氓出于谋取钱财（许

多注解本如是认为)的可能性较小。而且,与《谷风》不同的是,氓在赶她出门时并没有“宴尔新婚”!文中也没有提及氓的“暗渡陈仓”。

其三,诗作中竟然没有提及子女。和《谷风》中的弃妇类似,《氓》中的那位弃妇不可谓不勤劳,和丈夫的感情不可谓不深,但在婚后的变化都是丈夫的性情暴怒无常。“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决裂之心,干脆果断!既是极度绝望后的冷静,也是无牵无挂的必然结果。假如有子女,她会那么坚决?文中悔恨悲愤充溢,然而留恋之意居然只字未提!我们联想到后世蔡琰归汉时“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的五内撕裂般的痛苦与揪心,妇人在离家、出走这样重大的关头最为牵挂的多为儿女。但为何在《氓》中毫无体现?是不是她(“弃妇”)没有子女,所以家庭中的一草一木才格外让人牵挂,所以走得那么义无反顾!所以她宁愿忍受丈夫的暴怒与无常,而格外留恋初恋时光和向往和睦美满的家庭生活!

毛忠贤在《“弃妇诗”中妇人被弃原因解》中分析说:“一、凡属于用第一人称、妇人自述的‘弃妇诗’,一律不言生育子女,这证明她们的被弃是不育;二、在用第三人称叙述的‘弃妇诗’中,作者在比兴句中通过妇科药的隐喻,暗示弃妇有妇科疾病。二者合起来,共同证明弃妇被弃乃因不充无子。”所言有一定的道理。其实,诗作中不直接言及子女或用隐晦的说法来暗示,最主要的还是这属于妇女自身的难言之隐。有无子嗣,尤其是有无儿子,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存亡。妇女不能生育(真正原因或许还不一定在她身上),不仅不为家族所容,而且也难以为自己所容——这是生理本能。因此而见弃,对外人言则实在难以启齿。

无子出妻,实际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西周的宗法制度下,只有男性才有继承权。没有子女,不仅是弃妇自身的不幸,同时也是家庭的不幸。而出于家庭生存和延续的需要,在当时实用婚姻观的面前,妇女见弃成了唯一的选择。《氓》中的弃妇见弃,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无子。实际上,“她”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缩影。比如《中谷有蓷》,全诗三章主要是抒情,每章头两句都是以山间的蓷草的干枯起兴,第三句则后陈述“有女仳离”。最后三句都感叹遇人之艰难,悲叹不幸。而见弃的原因恰好就隐藏在弃妇的反复絮语中。蓷,《孔疏》认为:“郭璞曰:今茺蔚也,叶似萑,方茎白华,华注节间。又名益母。”关于益母草,《辞源》曰:“草药名,又名茺蔚子。《本草纲目》十五《草》四《茺蔚》:‘此草及子皆茺盛密蔚,故名茺蔚,其功宜于妇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称。’”从益母草的妇科药的作用上我们就明白,诗人

反复吟唱的“中谷有蓷”与后三句中反复陈述的“有女仳离”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她是以益母草的枯死，引发不幸仳离的感叹。这实际上是暗示女子患有妇科方面的疾病：不能生育。

我们在《周南·芣苢》可以找到内证。它不是一首弃妇诗。但我们从诗作反映出的民俗可以窥测一二。《芣苢》正好与《中谷有蓷》形成对比：一个写妇女满心欢喜的采撷能使自己怀孕有子的车前子，因为服用它能带来命运的转变；而另一个则借类似草的枯死来暗喻自己的无子，感情压抑气氛沉闷。

这种见弃，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因无子而见弃，是最不可抗拒的——无子是人类对自身认知上的无知（尚未认识到影响生育的因素，如女性的生理障碍或男性的生理缺陷等）造成的，是弃妇无论怎样用自身的主观努力也无法克服的，也是她们无法预知到的。她们能用最虔诚的心来侍奉公婆，用一生的努力来拒绝年老和延缓色衰，以无比的忠诚来服务于丈夫，但唯有此，无法抗拒。其中有礼法和社会的不公暗中作祟，本应两人共同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全部转嫁于妇人一身之躯。悲惨中有不公，是先秦弃妇的共同写照。

## 第二节 男尊女卑的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是最直接体现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形式，也正是女子见弃这个悲剧的根本所在。

第一，婚姻的理论基础是男尊女卑。在古人看来，婚姻乃是根本。《礼记·昏义》：“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而这种婚姻缔结之不平等的理论基础在于阴阳观念。《周易·系辞上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尊女卑乃天经地义。女子自一出生起，就比男子低一等。《诗·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第二，婚姻目的上的男性霸权。如前所述，婚姻仅仅是为了男子“上以继宗庙，下以继后世”。在男人眼中，妇女始终扮演着生育工具的角色，一个为他传宗接代工具的角色。恩格斯曾论述：“虽然英雄时代的希腊妇女比文明时代的妇女更受尊敬，但是归根结底，她对于男子来说仍不过是他的婚生的嗣子的母亲、

他主要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sup>1</sup>恩格斯指的是希腊的妇女，恐怕是有地位的妇女。但对于中国周代中下层社会的妇女而言，充当管家婆和女奴总管的可能性还微乎其微。生育，在宗法制的社会里仍然居于最高位。如果无法生育，或者不生育男孩，妇女的地位不仅岌岌可危，而且随时有可能被扫地出门。婚姻，对于妇女而言，未必就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幸福的归宿。像《谷风》中弃妇遭遇不幸时，恰好是故夫另娶新欢之时。故夫的迫不及待，使得对她的见弃多了无子不育的猜测。再像《郑风·遵大路》中的歇斯底里的哭喊、《邶风·柏舟》中的自怨自艾，都让读者很容易地联想到她们的见弃理由是无子。

周代到底处于哪种婚姻形态应该说还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当时仍保留历史上的部分婚俗的残余。我们从先秦典籍中能找找到蛛丝马迹。

在春秋时期，在周天子和诸侯的婚配上盛行着媵妾制。《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又，《诗·大雅·韩奕》：“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弟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又娶于陈，曰厉妣，生孝伯，早死；其弟戴妣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而媵，《释名》曰：“媵，承也。承事嫡也。”妾，恩格斯认为其来源于女奴隶。《说文》：“妾，有罪，给事之得接于君者。”先秦典籍对媵妾制记载较多，想必当时已经蔚为风气。如此姊妹同嫁一人，屡屡见诸经传。《国语》中晋公子重耳获得的狄人二女，也是姊妹同嫁。看来，周代还保留或并存着亚群婚。即一群女人是一群男人的妻子，一群男人是一群女子的丈夫。但后来见诸典籍较少。可能因男子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这种婚制逐渐向“一群女人是某个男人的妻子”（媵妾制）或“一个女人是某个男子的主要妻子”（对偶婚制）过渡。而这些过渡形态在周代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对偶婚形态的影响仍旧残留，但当时的婚姻形态已经向一夫一妻制方向发展。周代实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分封制，运用婚姻这个武器来消除对立，以政治联姻，联姻为了政治。处于稳定的考虑，宗法制社会对多妻进行严格限制。西周就已经确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嫡长子继承制。《左传》桓公十八年认为：“并后，匹嫡……乱之本也。”看来，“妻”只能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页

一个。《释名》曰：“嫡，敌也，与相匹敌也。”但，由于处于过渡阶段，因此男女关系相对来说较为松散、混乱。对于贵族，妻虽只能一个，但“媵”“妾”可以无数。“媵妾制”可以说是一夫一妻制与对偶婚制相结合的产物。而在民间，对偶婚的影响则相对更大，因而松散度相对更高，男女的“自由”结合也多些。

从理论上讲，在对偶婚制影响下的周代社会里，男子离开女子和女子离开男子都是可行的。但女性卑下的社会地位已经使她们逐渐失去了这种选择权。最后的选择成为了男性的专利。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sup>1</sup>这样，本来就松散的男女关系，加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使男性更加随意的抛弃女性。

《郑风·遵大路》中女子只有“无我恶也”、“无我丑也”的苦苦哀求，少了对男子的指责。一方面说明女子对男子的依附程度增加，另一方面是不是表明在二者的交往中，原本就是很“自由”、“随意”的关系，男子本无可指责？

### 第三节 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男强女弱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见弃，归根到底都缘于男子在社会和家庭中经济地位的绝对优势。

在宗法制社会里，男子居于社会的主要地位，是社会的中心。不仅男性直接参与生产、军事、政治等社会活动，而且消费着社会中的主要财富和权势；而女性的范围越来越局限于家庭的圈子。正如《礼记·曲礼》曰：“梱，门限也。内外有限，故男子不言内，女子不言外。”故在各个方面处于依附和被动地位。女性的依附和被动反过来加剧其地位的卑下。婚姻中的不平等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男尊女卑的缩影。

男尊女卑现象有其历史根源和深刻的文化背景。男子能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居于主导地位，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茹毛饮血时代，人类应不分贵贱的。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女性还有她的辉煌时期。但这种辉煌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繁殖迷惘无知的基础上的。那时，男性在生育中的角色被掩盖，取而代之的是女性在生育中的独一无二的创造者角色。见诸各神话和《诗经》的各民族的祖先皆为女性，就是与此有关。但随着进入农业社会，女性的神话地位轰然坍塌。这个时期大概发生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向纵深发展，尤其是犁耕出现，要求身强力壮的男子从渔猎转向农业和专业手工业（如制陶），

<sup>1</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58 页

逐渐取代妇女成为主要农业劳动力，体力较弱且有生育之累的妇女则从事纺织、炊事和养育子女等家务劳作。男子的社会地位历史性超过妇女，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sup>1</sup>恩格斯认为：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sup>2</sup>在这种条件下男子的生理优势便逐渐显示出来。“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就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这种在生产和再生产中男女地位的变化决定了男女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决定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决定了男子居于社会、家庭的中心主导地位。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从此，女性成为了男子的附属品、淫欲的奴隶和生育的工具。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起来的世界，一切都是不平等的。弃妇诗的悲歌，不仅唱在几千年的周代，而且早在女性退出社会主宰地位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的诞生。

在研究上述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男性赖以主宰社会的是他们的体力、耐力等雄性生理特征。当然，在依靠这些而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后而长期形成的男尊女卑的文化、心理等优势也必将反过来强化着男性的主导地位。也许，当以体力为特征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再成为主流后，其伴随性的文化、心理的积淀也将逐渐消解。那时，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也许有所缓解。

综上所述，我认为，无子、年老色衰等是弃妇见弃的直接原因；唯生育是举的婚姻观念、男尊女卑的婚制、松散的民俗等是见弃的深层原因；经济地位上男强女弱、女性在经济上的依附性等是见弃的根本原因。

<sup>1</sup> 《中国文化史纲》 冯天瑜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版 第 18 页。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57 页

### 第三章 《诗经》弃妇诗艺术形态特征

最优美的诗篇是最绝望的  
有些不朽的诗篇浸满着眼泪  
——缪塞

作者是作品生命的当然赋予者。《诗经》弃妇诗是先秦时代弃妇对其个体悲惨命运绝望挣扎的心灵历程，也是那个时代里无数弃妇悲愤不平的心声和血泪俱下的控诉。在她们酸涩的记忆里，有孩提时的两小无猜，有恋爱中的信誓旦旦，有被赶出家门的留恋不舍，有睹物思人后的揪心裂肺……走近她们，也就走近了那个时代。

在弃妇内心情感历程的自我抒写中，依稀可见时代、阶级、婚制习俗践踏而过的碎片，但直接映入我们视野的，是弃妇以及她悲惨凄楚的往事。真切而无刻意呻吟，舒缓而不失震撼，细腻而无一丝刻痕，悄无声息地融入读者。而之所以如此，与其较为纯熟的艺术技巧、手法有密切关系

读者能跨越千百年时空与陌生而深邃的古代进行心灵沟通，而且聆听远古的声音并与之共呼吸，应该得益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得益于人类精神产品中那些积淀反复再现。这种积淀的内核就是“原型”。

荣格认为：“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无数次重复的悲欢的残余，而且总体上始终循着同样的路径发展。它犹如心理上的一道深掘的河床，生命之流在其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sup>1</sup>正是原型寄寓了古老民族的悲欢离合，使得我们重温历史，在顷刻间把握永恒。

如果纵观中国古代的弃妇诗，便会发现一些“原型”源自《诗经》，如抒情模式。

#### 第一节 弃妇诗的抒情特点

##### 1、意识流手法

“意识流技巧在以抒情为特质的诗歌中更容易被充分采用”，<sup>2</sup>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得到较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在弃妇诗中。

意识流手法究竟有哪些特征，如何判定？早在 1884 年，美

<sup>1</sup> 转引自《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胡经之 王岳川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第 123 页。

<sup>2</sup> 见屈光的《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5 期，第 155 页。

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就提出“意识流”的概念。他认为人的意识是流动的，不间断的和跳跃的。意识分理性的意识和非理性非逻辑的意识两种，因而意识是混杂的。<sup>1</sup>在詹氏之后，法国心理学家伯格森提出“心理时间”的理论，他认为人们所说的时间只是自然的时间，即钟表时间，按照过去——现在——将来的顺序，而人们的精神活动打破了这一顺序，遵循的是所谓的“心理时间”。心理时间则呈现随意、重叠、倒置等状态。<sup>2</sup>英国伍尔夫则提出“心理瞬间”和“心理真实”论。他认为：“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在心头上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当这些原子坠落下来，构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其侧重点就和以往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间不在于此而在于彼……它的不连贯性，它就像电光一般突然闪现出来的重大意义，毫无疑问确实接近于内心活动的本质。”<sup>3</sup>因为在这三人之后开始出现以意识流为主要创作手法的心理小说或意识流小说，通常研究者把詹姆斯的“意识流是流动的、混杂的和跳跃的”理论、伯格森的“心理时间”论和伍尔夫的“心理真实”和“心理瞬间”论称作意识流理论中的三个重要理论基础。

当然，意识流在文学艺术中的应用，并不是因为意识流理论的提出方得以存在的。那种以表现人的非逻辑、非理性、超时空或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很早就存在。人的意识的复杂性、流动性是不分种族的。对意识流的发现和意识流理论的提出，只是意识流文学的总结和拓展。

意识流文学有哪些特点呢？简言之，它表现为意识流动的时空叠印、时空错位或梦幻与清醒相交织等。即不同时间发生在同一空间的事情，或不同时间出现头脑中的意识，用同一语句表现出来（时空叠印）；或将同一时间发生于不同空间的事情，或同一时间出现于不同人头脑中的意识，用同一语句表现出来（空间叠印）；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时空叠印）；过去与未来相交织，形成时空错位；或亦梦亦幻等。当然，无论采用何种具体技巧，呈现什么样的形式或特点，它们都是表达着一种心理真实，一种正为我们研讨的心理真实。

弃妇诗中运用意识流手法较为典型的为《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A）

<sup>1</sup> 见象愚节译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版，第 346—348 页。（转引自屈光的《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

<sup>2</sup> 见郭建节译伯格森《创造性的进化》，转引自屈光的《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第 156 页。

<sup>3</sup> 伍尔夫《论心理小说家》，转引自屈光的《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第 156 页。

乘彼墉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A)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B)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B)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C)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C)兄弟不知，其笑矣。(D)静言思之，躬自悼矣。(B)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B)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C)反是不思，亦已焉哉。(B)

在此诗中，非逻辑性的意识流动主要体现在时空的叠印上。

(A)指的是弃妇追忆的婚前片段；(B)则是在见弃后归家的途中的所见和所感；(C)指的是弃妇关于婚后生活的回忆；(D)是弃妇对将来命运的想象。如果按时间的流程和逻辑性来排列，应该是：(A)→(C)→(B)→(D)。而我们发现，诗人书写文本的思维落点是不断跳跃着的：(A)→(B)→(C)→(D)→(B)→(C)→(B)。过去与现在，甚至与将来相交织，这显然无法用逻辑性思维来加以解释。

上面的图表告诉我们，文章的主线是(B)，即弃妇在归家途中追昔抚今，感慨不已。这是文章中理性所控制的部分。而正因为是理性，才使弃妇一次又一次回到现实中。每每回落至现实，总伴以或痛苦、或悲伤、或绝望等强烈的感受。回忆婚前生活时，弃妇的语气是舒缓有致的。从氓的笑嘻嘻地前来商量婚期，到等待氓的迎娶以及自己的出嫁，弃妇内心逐渐变得激动、昂扬。但一回到现实，立马黯淡下来。通过鸠食桑葚过多易醉来类比女子过于溺于情爱易无法自拔。明是告诫后来者，实际上是见弃的现实给她了当头一棒。但很快她的思维又转到婚后的回忆上。自己多年的辛勤操劳、忍穷受辱，而丈夫变化无常、恶语相向等，使得婚前和婚后的心理反差加大。弃妇的愤激之情迅疾达到高潮。她甚至想象到自己回到家中的兄弟的嘲笑。但无情的现实再次使她的激情冷却：仔细想想，能有什么用呢？只有自己安慰自己罢了。可见，当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容不下她这样的弃妇，更没有她们发言的权利和空间。婚前和婚后的反差实在太大，她不禁又在回忆婚后的不幸。或许是过度的痛苦、绝望会把人变得相对冷静些，弃妇重新回落现实时就显得冷静、镇定。她的决绝的态度，就是在现实逼迫的极度无奈之下的另一选择。(B)这根主线贯穿全篇，是文章的脉络所在，“意断实连”之实也。然而它混杂在意识流中，并不易被发现。婚前、婚后、将来与之交织在一起，故显得时间错乱、逻辑混乱。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该诗作存在结构紊乱的问题。但正是所谓的结构上的紊乱，才恰如其分的

映证了弃妇内心情感的极其复杂多变。痛苦与失望、悔恨与无助、孤苦与忧虑一起袭来，过去与现在乃至将来都一同出现，但惟独不变的是她的悔与恨！难怪钱锺书说：“无垂不缩之致。然文字之妙有波澜，读之只觉是人事之应有之曲折。”实际上，这正是意识流的作用！

在诗作中，作者三次提及“淇水”。但三处“淇水”都不一样。第一处“淇水”乃婚前追忆中的淇水，那曾经是她爱情的见证，曾经是她人生最辉煌时刻的见证；第二处“淇水”，乃归家途中所见之淇水，是创作之时所处的外部环境；第三处的“淇水”不是实指。“淇则有岸，隰则有泮”，她是此反比弃妇将来所受痛苦的无休无止，淇水一词则是指向将来。“淇水”所指的时间不一，而现在的、过去的和将来的三处淇水相叠加。对此用意识流就能很好地加以解释。弃妇在归途中见到淇水，触景生情，想起从前的美好时光、现在的处境与命运未卜的未来。换言之，淇水就是那淇水，故弃妇追忆那幸福时刻；此淇水不是那淇水，而今见弃而归，因而想起婚后的种种不幸；淇水那~~是~~那淇水，物是而人非，前途也莫测！了解了意识流的特点，使我们对诗作中这种时间上的错乱、空间上的重叠的现象就有了较准确的理解，因而更深入地了解诗人的真实意图。

《谷风》也具有意识流的手法。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A)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迓，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B)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A)我躬不阅。遑恤我后！(B)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无，黽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不我能觴，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费用不售。昔育恐育鞠，既生既育，比予于毒。(C)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婚，以我御穷。(B)有洧有涣。既诒我肄。(C)不念昔者，伊余来墜。(A)

(A)是指弃妇传达的愿望或想象之词，指向将来；(B)则指见弃之后弃妇的当时感受；(C)是对不幸婚姻生活的描述。按照逻辑顺序和时间流程，应该是(C)→(B)→(A)。但诗作中却是这样的：(A)→(B)→(A)→(B)→(C)→(B)→(C)→(A)。时间的错位，也同样无法用逻辑性思维予以解释。显然，意识流的非逻辑性、混杂性在文学创作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人置身于一定的客观环境中，某种动荡不息的外界环境必然要给他于各种刺激。正是这各种刺激使蕴藏在潜意识层的情思打开突破口，使激情得以勃发。于是作者往往进入类似癫狂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一定性质的情感在相当强度上骤然奔泄，

猛然迸发之时，就进入了心理学家所说的激情状态。而处在激情支配下的人，能调动全身心的潜能。但也能破坏人的正常思维过程，使人不能把握自己的意识活动。弃妇诗是弃妇们发自内心的情感抒写，是压抑在她们心底最真切的情感和呼声的充分表达。这种意识流，在以后的弃妇诗中也常有体现。

意识流手法并不是弃妇创作的抒情技巧。当时她并不一定认识到意识流的作用，也谈不上意识流手法。今人从人类思维的特点出发，结合文本中的非逻辑性，概括出意识流手法。所以我们只能说，意识流手法是本文的一大抒情特色。

## 2、章断意连

这一节的内容与上节有密切的联系。意识流的非逻辑性表现在文本的内容上，就是时空叠印、时空错乱等；表现在结构上，就是“章断意连”。

“章断意连”主要是指弃妇诗文本的结构看起来很紊乱，但各个章节或明或灭地表现着一个中心主旨。明代刘玉汝在《诗瓚绪》就提出该观点。他在论述《谷风》谈到章节的联系以及文本的结构时说：“谷风一章大意不出于首章，其次章、三章则终首章后段之意，四章以下则终首章前段之意。诗于首章略见一篇大意者，长篇长章间有此体，盖亦自然之势也。”“五章承上章，章断意连，惟长篇长章间有此体”；“末章亦承上章，言昔育既育之意，亦章断意连。”<sup>1</sup>

章断，就是各个章节的内容从逻辑上讲，并非一气呵成。表现在结构上就是前后、主次、上下连贯不清楚。如《谷风》，弃妇主要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是她的愿望。在第一章开门见山地表达出这个主旨后，按照通常的思路，可以回忆自己的功劳，批评故夫的不是。另外谈谈“德音莫违”的好处以及类似教训等。但弃妇在诗作中抒写自己被赶出家门，同时想象故夫正在和新欢嬉戏。还指责（或告诫）起新婚来。然后一会是抒写遭弃后的感受，一会是称己之功，并指责丈夫。章与章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甚至是松散的，杂乱的。《氓》中弃妇主要想表现她的悔恨。第一部分是回忆幸福时光，各章以时间为序，叙述得很有条理。第二、三部分则乱了，先是告诫和悔悟，接着婚后的生活回忆、见弃途中的感受、对未来命运的想象以及原本属于第一部分的婚前片段（信誓旦旦），交织在一起。

意连，伏脉千里而不变也。上节谈到的那种时空倒置、错位、叠印，像本节所说结构紊乱，都是文本的浅层特点。支配意识流动、思维非逻辑表现的原因或动力，就是主旨。《氓》擅长此道。其主旨是

<sup>1</sup> 《诗瓚绪》刘玉汝著，《四库全书》本，第77卷，第598-599页。下同此版本，不另注。

悔恨，但无一字直接言说。回忆幸福的婚前时光时，她起初是平静的，后来是兴奋不已的。但平静是压抑下的平静，悔恨后的一丝不可思议的冷静。但能思路清晰地回忆，说明当时的悔恨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但当人生最辉煌时刻（出嫁）的到来，她的平静打破了，变得兴奋和激动。她甚至忘记了见弃带来的伤痛。眼前的淇水汤汤使得弃妇一下子回到冰冷的现实中。陡然升高的激情迅速转化为更大更强烈的悔恨，所以有了“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那一段告诫之词。这是弃妇对整个人生的一种无奈的醒悟。弃妇的情感又上了一个层次，在一番告诫的宣泄后，心理重新平衡下来。所以她又能为较为平静地回忆婚后的生活。此时的平静同样是压抑下的平静，但相对于前一阶段的平静来说要高了一个层次。婚后的日夜操劳与故夫的不公正待遇又激起新的悔恨，打破了既有的平衡，使得弃妇的心理在巨大的打击下“失控”了。一时间，对将来命运的担忧、婚前的信誓旦旦、对无法更改的现实强作决绝的态度，一齐涌上心头。所以在文章的后面，结构是最乱的。

结构上的紊乱，实际上是内心紊乱的表现。

## 第二节 弃妇诗文本特点

### 1、抚今追昔

弃妇诗的一个特点就是回忆与现实对比。具体地说，就是美好幸福的婚前（恋爱）生活与婚后的不幸对比，宴尔新婚时的温存与年老色衰后的粗暴对比。

《氓》和《谷风》文本体现得最明显，参见文中专节论述。《中古有菀》中的“遇人之艰难兮”“遇人之不淑兮”等是对比后的感慨。

弃妇诗这种今昔对比的特点几乎是它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弃妇用追忆来暂时地逃避现实，在追忆中寻求宽慰与平衡，但往往是眼前景、人或物她们拉回到残酷的、无法面对的现实中的。此时的追忆又成为弃妇不满于现实、不甘心于现实的导火索。

### 2、责夫变心，或称己之功

在弃妇诗中，弃妇对丈夫负心的指责和陈言自己的妇功较为常见。在《谷风》中，开头“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这里有对丈夫的态度（“怒”）的不满，也有对他片面的价值评判和背离道德和道义的指责。在其被赶出家门时，她指责丈夫“薄送我畿”作法的恩绝义薄。弃妇回忆婚后的生活时，指责丈夫“不能我恤，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他不仅不能养活她，相反还将她当作仇人。自己的美好德行得不到他的

重视。经过她的操持，家庭逐渐好转以后，丈夫却将她视作毒物。同时，她又以陈述自己的功劳和贡献来间接的痛斥丈夫的忘恩负义：“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无，龟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意思是“好一比过河河水深深，我用船用筏把河来渡；好一比过河河水浅浅，我空手空脚游了过去；家里有也罢没有也罢，我尽心尽力备办齐全。左邻和右舍有了灾难，我奔走扶助从不迟延。”<sup>1</sup>这种直接和间接的指责是多年的委屈、痛苦积压的迸发，是弃妇在遭受重大打击之下愤怒的抗争。也许她还幻想通过这种指责能够唤起丈夫的良知。指责愈深，侥幸的成分也就愈多。《氓》诗中的弃妇也同样如此。对恋爱时期的氓的苦苦追求，曾经拥有的信誓旦旦（“及尔携老”），以及男子容易摆脱情感的沉溺的特点都是变相的指责。在直接的指责中，她说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即丈夫用情的不专一。“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说的是丈夫在一家人的生活好转后，对她的态度越来越凶残粗暴。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即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为家庭的富裕而不知日夜的操劳。文章因为有了弃妇的感天地、泣鬼神般的指责，使得全文笼罩在悲愤和哀怨的氛围中，使得读者在接受文本时，觉得满纸皆是控诉！同样，在《中谷有蓷》中，弃妇的“遇人之艰难矣”、“遇人之不淑矣”也是间接的指责。

在礼教吃人的社会里，有时候弃妇控诉的对象未必是丈夫。这个对象往往以“舅姑”即夫家的父母。文学作品里他们通常是夫权势力的代表，以维护家族的血脉、荣誉、声望为己任。处在社会底层的妇女面对的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整个男权社会。比如后世的《孔雀东南飞》。

在男权社会里，尤其是在物质文明相当匮乏的先秦时代，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就意味着自身的价值的葬送。她的一切皆服从服务于男性的价值获取的需要。她的充满悲剧色彩的吟唱，其本身的目的也许就是幻想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指责来唤醒丈夫的良知，企图以此挽救婚姻。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面前，她们是弱小的、卑微的、寡不敌众的。她们只能通过眼泪来挽救婚姻，也就是挽救自己的命运。柔弱无力的挽救形式和孤苦无依的努力，反过来倍增其悲壮色彩。

<sup>1</sup> 余冠英《诗经选》，第39—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月第一版。

## 第四章 《诗经》弃妇诗的流变

弃妇诗在自先秦以降，在创作主体、主题、目的以及风格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变。首先，创作主体有《诗经》时代的弃妇自作转变成他作（无论是否有明确的作者），从起初的民间歌谣逐步转向有名的骚人墨客的刻意创作。《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等人们公认的弃妇诗，作者无法考证，但为第三者所作应是无疑。像后来许多诗作，如班婕妤的《团扇歌》、曹植的《弃妇诗》、李白的《谪臣诗》等，就不再是狭义上的弃妇诗。

由于创作的主体的扩展，弃妇诗的外延也在扩展。随之而来的弃妇诗的主题、目的也发生了变化。

从主题的流变上看，“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主题承继着《诗经》的主题，继续衍变。像《上山采蘼芜》中的旧人跪问故夫，窦玄妻的《古怨歌》中的“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傅玄《豫章行苦相篇》中的“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白居易《新乐府·母别子》中的“新人迎来旧人弃，掌上莲花眼中刺”等诗篇，都是对这一主题、现象的再现。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对男子抛弃妻子的行为的揭露，对弃妇寄寓深深的同情。

意识流的手法也有一定的借鉴。比如《上山才蘼芜》这首弃妇诗：

上山才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A）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A）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B）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A）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B）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A）

在诗作里，除了第一句是交代背景外，（A）主要是评价性语言，是现在弃妇相逢故夫这样一个环境下对新人和故人进行比较后的评价。（B）则是对过去的一个简略的回忆，对历时事件的大概描述。但这两处回忆又略又区别。第一个（B）似是弃妇本人或其他人所描述，而第二个（B）很大可能是故夫的回忆片段。现在的描述与过去的回忆交织在一起，而且过去的回忆的当事人还可能不是同一个。故显得思路较乱。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弃妇自作，有人认为是弃妇与故夫的一问一答等。其实，这是没有搞清楚意识流手法在其中起作用。

另一种是运用弃妇诗来言心中事。运用的是与弃妇有关的题材，但创作的目的却不是针对弃妇。借男女言君臣之事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像曹植的《七哀》被认为是弃妇诗，刘履《选诗补注》：“《七哀诗》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子喻，而切切哀虑之也。”沈德潜《古诗源》曰：“《七哀诗》，此种大抵思君之辞”。像他的《种葛篇》，朱绪曾的《曹集考异》认为：“此诗不得于文帝，借弃妇而寄慨之辞。”<sup>1</sup>这类诗在文人诗中比较常见。究其原因，大致是因为古代文人与君王的关系与女子之与其夫的关系具有共同性：他们之间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古代文人的仕途是否圆满与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王的好恶。离开君王的赏识，古代文人的结局是极其可怜、卑微的。这如同女子和她的丈夫的关系一样，她的幸福以及一生的依靠全托付给她的丈夫。一旦其夫喜新厌旧或其他原因不再宠爱，她的结局不是被抛弃就是被打入情感的冷宫（相关题材的诗作被后世认定为弃妇诗）。两者的共同性使得文人墨客经常用男女之事来言说君臣之事，用弃妇来自比，以其遭遇来寄托感慨，博得君王的同情。

这种以男女之事言说君臣之事的手法渊源于屈原。他在《离骚》中以女性自比，来取悦于楚王。屈子的影响恐怕主要体现在创作的题材和手法上。而真正有理论的强制影响的，当与《毛诗》解诗有关。《诗经》中许多明明是与情爱有关的诗篇，《毛诗》一律解说成与政治有密切关联。像《关雎》，《毛诗》认为是表现“后妃之德”的诗作。因这种过于武断的解诗（不排除确有与政事相关的诗作），使得后世的诗歌创作理论按照男女——君臣的照应模式前行。这似乎是文人用这类手法的理论起源。

<sup>1</sup> 转引自孙明君著《三曹与中国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198页。

## 主要参考书目及文献

- 《毛诗正义》孔颖达  
《诗补传》范处义  
《诗集传》苏辙  
《新刊四书五经·诗经集传》朱熹  
《诗说解颐》季本  
《毛诗原解》郝敬  
《诗经世本古义》何楷  
《田间诗学》钱澄之  
《诗序补义》姜炳璋  
《诗切》牟庭  
《读诗质疑》严虞  
《诗三家义集疏》王先谦著 吴格点校  
《诗经原始》方玉润著 李先耕点校  
《诗毛氏传疏》陈奂  
《经学通论》皮锡瑞  
《诗经选》余冠英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诗经新义》《诗经通义》《风诗类钞》闻一多 三联书店 1982 年  
《诗经与周代社会》孙作云  
《管锥编》钱锺书  
《诗经译注》袁梅  
《诗经研究史概要》夏传才  
《诗经直解》陈子展  
《诗经解说》陈铁键  
《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王靖献著 谢谦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第一版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  
《诗经注析》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研究反思》赵沛霖  
《国风集说》(上、下)张树波  
《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陶东风、徐莉萍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第一版  
《诗经中的情歌》段楚英  
《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诗经要籍解題》蒋见元 朱杰人  
《诗经刍议》陈戍国  
《诗经的文化精神》李山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杨向奎  
《诗经学概论》鲁洪生  
《中国文化史大纲》冯天瑜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美】M·H·艾布拉姆斯著 北京大学 1992 年 1 月  
《艺术哲学》丹纳  
《现代心理美学》童庆炳主编  
《文学史哲学》陶东风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胡经之 王岳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 中华书局影印本(附校勘记)  
《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本  
中国书店 1994 年 5 月第一版  
《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本  
齐鲁书社 1983 年 9 月版  
《四库全书》本  
中华书局 1987 年 2 月版  
中华书局 1986 年 2 月版  
北京中国书店, 1984 年 6 月版  
中华书局 1954 年 10 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1 月第一版  
中华书局 1962 年 8 月  
中华书局 1966 年  
中华书局 1979 年 8 月第一版  
齐鲁书社 1980 年 12 月第一版  
中州书画出版社 1982 年 9 月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年 7 月第一版  
中华书局 1990 年 5 月年第二版  
中华书局 1991 年 10 月第一版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第一版  
武汉出版社 1994 年 3 月第一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第一版  
岳麓书社 1997 年 4 月第一版  
东方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二版  
辽海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  
北京语言文化学院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第一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2 月第一版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5 月第一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

- 《古代社会》【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商务印书馆 1977 年  
《中国婚姻史稿》陈鹏 中华书局 1990 年 2 月第一版  
《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陶毅 明欣 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7 月第一版  
《中国历代婚礼》鲁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第一版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3 月第一版  
《先秦史》翦伯赞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妇女生活风俗》罗时进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  
《中国古代妇女禁忌礼俗》韦溪 张茱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 1 月  
《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部分) 褚斌杰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  
《先秦大文学史》赵明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第一版  
《先秦诗歌史论》郭杰等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先秦文学史》褚斌杰 谭家建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 后 记

如果问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那就算您问对了。

当初选定这个选题的时候，是在5年前。除了现实的需要外，更主要的是想按照王家平老师的意见去追根溯源，以便对现当代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做深入的研究。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我5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头等大事，而且推动我去考上研究生，并有幸成为导师鲁先生的门下。

3年前雄心勃勃地跨入研究生大门时，颇有不到楼兰誓不还的味道。弃妇诗多了也就7、8首，少则2首。再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现有的研究成果也不过如此。若举3年之功，应当是有所突破的。一种迅速膨胀的心理就这样再次升腾，一种急欲成名、从而在某一方面成为所谓的权威的心理就占据了大脑。

之后的日子并非想象的简单。诗作少，资料更少；文本简约，连弃妇诗本身这个定义就很难说清楚；研究的相对薄弱，但可借鉴的也就更少等。思绪万千，可就是无从下笔。对弃妇诗的思考时常陷入僵局。我这才明白，学术绝无所谓的捷径可走，靠的是扎扎实实的功夫。除了汗水，更需要智慧。所幸的是，鲁先生时刻关心、悉心指导着论文的写作。论文的顺利完成，是与鲁先生的鼓励、支持和指导密不可分的。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鲁先生！

更要感谢的是鲁先生教我如何做一个正直的社会人，一个有着社会良知和公众责任感的人。其实，用再多的言语也无法传神地表述目前的感受。因为1998年是我整个命运和人生道路的转折点。踏入社会后，更知鲁先生无私的提携与厚爱是何等的宝贵。

不仅是我的学业，还有思想、生活、家庭等，还一样得到了朱宝清先生、赵敏俐先生、左志岭先生等的关心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整整两年多来，我一直处于疲劳状态。学习，是本分，要坚守的圣洁之地。兼职，为了迎合社会的需要，去积累所谓的工作经验而不得不做的要事。当然这里也有为清贫的饭碗多捞点油花的图谋。人大了，大家都把你看成一个像知识分子的角色，尤其是满眼殷殷期望的家人和乡亲们，还居然把自己当作一个人物。于是乎，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用一句土话表示，就是人到这个年纪事也多了。论文中的错误和遗憾之处，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都是我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所造成的，另外与功夫不够、国学根底浅薄有关。

带着复杂的思绪离开首都师大。这里留下了我的欢笑与痛苦，这里见证了我的爱情和梦想，这里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这里带走了我7年的青春时光。曾经失望过，埋怨过，愤怒过，祈祷过，但最终艰难地，艰难而幸运地翻过了新的一页。

最遗憾的是，没有能继续深造，完成导师多年的夙愿。但是，暂时的告别不是远离，我相信还会回来！

向6年如一日地支持着我的爱妻吕红梅女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陈远丁

2001年5月1日

作者: [陈远丁](#)  
学位授予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

## 相似文献(9条)

1. 期刊论文 [盛树屏, Sheng Shuping](#) 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 [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2)  
《诗经》中的“弃妇诗”同《诗经》中其它题材的诗歌一样,用现实的笔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以描写妇女悲惨命运为主题的“弃妇诗”,在表现社会现实方面则更为深刻.本文选择《诗经》中有代表性的方面,从内容分析着手,旨在探讨“弃妇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状况;它所表现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复杂性和不合理性;“弃妇诗”感人的悲剧力量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2. 期刊论文 [高惠娟, GAO Hui-juan](#) 《诗经》弃妇诗中的叙述盲点 - [殷都学刊](#)2006(4)  
正因为古代婚姻是女性唯一的归宿和目标,《诗经》中的爱情大都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性.也正因为婚姻与女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诗经》重章叠韵的唱叹声中才会夹杂着弃妇们伤心欲绝的啜泣.《诗经》弃妇诗叙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女主人公惨遭遗弃;叙述了她们被遗弃的原因:色衰.但考察文本会发现,无子才是她们被体弃的真正原因,而这恰恰是《诗经》弃妇诗的叙述盲点.
3. 期刊论文 [陈晓红, Chen Xiaohong](#) 试论《诗经》中的弃妇诗及其演变 -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 8(2)  
《诗经》中的婚恋诗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与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分析《诗经》中的弃妇诗及其演变,有利于把握后世弃妇诗滥觞的原因.
4. 期刊论文 [张更祯](#) 浅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7)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弃妇诗”用现实的笔触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即妇女被欺凌的悲剧命运.本文将从“弃妇诗”产生的原因入手,探究“弃妇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及“弃妇诗”的悲剧力量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5. 期刊论文 [陈懿宝](#) 试论《诗经》中的弃妇诗及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 8(11)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其中的弃妇诗产生的原因、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探析,有助于人民更好地理解这些诗歌,也有助于理解弃妇诗中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对促进两性平等的重要性.
6. 期刊论文 [王颖](#) 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 [社科纵横](#)2006(10)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是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其“弃妇诗”用现实的笔触反映了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即妇女被欺凌的悲剧命运.本文从内容着手,旨在探讨“弃妇诗”产生的社会原因,反映的社会现实状况,妇女形象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7. 期刊论文 [莫纯玉](#) 《诗经》弃妇诗怨情探析 - [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4, 17(4)  
《诗经》弃妇诗以朴实的语言,大胆直率地描写了弃妇恋爱和婚姻的心理过程,揭示出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关系,深刻反映了周代社会的民情风俗和婚姻制度,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艺术魅力.
8. 会议论文 [蔡若莲](#) 从现代叙事学角度看《国风》中弃妇诗的叙事特点 2004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历来是文士学人关注的中华文化元典.但是,由于时代、学养等方面的原因,对《诗经》中诸诗篇的理解因人而异.今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来探讨《国风》中弃妇诗的叙事特点
9. 期刊论文 [王艳霞](#) 异代同悲——《诗经》与汉乐府中的弃妇诗之比 - [中国科技博览](#)2009(8)  
婚姻爱情被称作“文学的永恒的主题”,古今中外,概莫例外.《诗经》与汉乐府虽然都是现实性的文学作品,但由于时代的不同,就必然会产生差异,这些差异在弃妇诗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通过浅析不同社会制度对弃妇诗的影响,可以看出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妇女的命运却有着一定的相同点.

## 引证文献(1条)

1. [任珏](#) 《诗经》情诗的女性叙事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4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389816.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389816.aspx)

下载时间: 2009年9月23日